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昆仑春雪

李 镜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西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昆仑青雪

· 李镜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仑春雪/李镜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ISBN 7-5065-4114-9

I. 昆…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540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14 千字 印数: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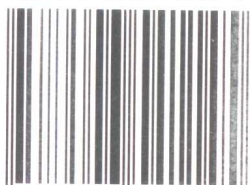
定价:18.00 元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是由一群有志于潜行西部军旅，吮吮生活之树汁液，探触西部军人情怀的军旅作家，通力合作而构成的纪实文学书系。这群军旅作家为世纪之交鸣响的“西部大开发”之时代号角所感召，走进西部，去叩访在雪域高原、冰川大漠中印下的军人足迹，抒写军人用忠诚和热血戍边卫国的强韧信念；去追摄在穷乡僻壤、寻常陌巷穿行的军人身影，展示军人以亲情与爱心助民解困、抗灾扶贫的赤子之忧；去描绘在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悠长岁月里，一代代军人为着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福祉而吃苦忍耐、艰难奋战的特殊奉献精神。

这里有一幅幅西部地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景。
这里有一串串西部土地上繁茂生长的真实故事。

这里有一支支西部军人绚丽的生命之歌。

ISBN 7-5065-4114-9



9 787506 541145 >

ISBN7-5065-4114-9 I · 543

定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李镜，出生于1945年农历8月，祖籍山西万荣，自幼在西安读书。当过军垦战士，军区歌舞团创作员，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现为兰州军区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冷的边山热的血》、《童山》、《辉煌时刻》、《高台之恋》、《风流殇》，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儒将肖华》、《农奴戟·英雄血》等。作品曾在军内外文学评奖中获奖。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西进新疆.....	(8)
第二章 荒原大写意.....	(60)
第三章 “女人村”.....	(107)
第四章 雪山守护神.....	(135)
第五章 这片多情的土地.....	(175)
第六章 西部不再遥远.....	(220)

引 子

新疆对于我这样一个在西北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诱惑依然是巨大的。

新疆没有小气的东西，你听听那山的名字：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哪一个不气派得吓人；你再看那河：伊犁河，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哪一条不骚动着冰冷的情。当你走进无遮无拦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几天看不见一个人影时，你会怀疑自己：我还在地球上吗？就连吃饭，也显出新疆的大气，新疆人吃面，用的是搪瓷大茶盘，他们笑话上海人吃饭用的小茶盅。

这是占国土六分之一面积的新疆的气魄。

当然，新疆的诱惑还有很多。比如，白哈巴冬天的爬犁，传说中的哈纳斯水怪，巩乃斯草原的月夜，被岁月吞噬了的楼兰文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姑娘，还有漫漫天山路，茫茫昆仑雪……

1989年以前没有去过新疆，只有向往。

除了教科书，第一次把新疆的信息带给我的是军垦农场。五、六十年代，是个狂热的耽于幻想的年代，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唱遍了大江南北，歌声响处，军垦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甘肃也成立了军垦农场，番号叫农建第十一师，是接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序号排下来的，新疆从农一师排到农十师。我是农建十一师最早的军垦战士。

我们师拉的战线很长,从武威一直到安西,贯穿了整个河西走廊,最西边接到了新疆。干部们都是新疆兵团调来的老军垦,从农一师到农十师的都有。用的工具也是新疆的砍土镩,把开荒也叫做“打荒”。老军垦们说,河西走廊荒野上长的植物也和新疆的一模一样:红柳、沙蒿、芨芨草和罗布麻。我们修灌渠,挖排渠,拖拉机突突突地跑着,一块块条田平整出来了,新疆的老军垦们带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又依葫芦画瓢,在河西的处女地上造出了一个新的农场。

我的老连长姓吕,高个子,很黑,显得很老,河南人。吕连长是从农八师支援过来的,最早是六军的,随王震进疆后转到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用砍土镩打荒,砍到红柳墩上,一弹老高,虎口震得生疼。吕连长看到了,也不说话,接过砍土镩,狠狠砍下去,砍土镩稳稳地劈进树根里。我们问他窍门,他说没有窍门,靠时间,他说他进疆十五年,抡了十五年砍土镩。

吕连长文化不高,是个实干家,听人说在新疆他一天打过一千块土坯。问他,他说打一千块的人多了。他每次讲话时间都很短,主要是分配任务,提耕作要求,他爱说新疆的经验。

有一天,工间休息的时候,望着戴着白帽儿的祁连山,吕连长竟说了一句很文学的话:“我咋有了看天山的感觉。”说罢,我听见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后来,我从他的老战友口中得知他的大女儿死在天山下的一个农场里,她的女儿死时才九岁,他们说那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小女孩,爱唱维族歌。小女孩先是腿疼,后来发展到浑身疼,怎么也治不好,后来就死了。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骨癌。

以后,我也望着祁连山,找天山的感觉。

我第一次走进新疆,是1989年7月。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再坐长途汽车到伊犁。因为时间很短,我只能去交通最便捷的地方。

我的目的是去霍尔果斯边防连，不巧的是边防连正住着一个上边来的工作组，谈情况、吃住都不方便。连长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婉拒得合情合理。我想大概军分区接待我的那个志愿兵没有给他们打过招呼，临走时他曾信誓旦旦，说一定在电话上给我联系好。我只好离开了这个连队。我在伊宁街头徜徉，向一个卖冰棍的打听什么地方能看见伊犁河，卖冰棍的指着满街的毛驴车说，你走不到，让他们拉你去。我雇了一个毛驴车，很便宜，两块钱。当毛驴车拉着我，在白杨夹道的石子路上轻轻地跑起来的时候，我的心却重重地被什么撞击着。

还没有看到伊犁河，就听到了伊犁河的呼吸，那声音很沉很稳很有力。穿过茂密的白杨树林，我终于看到了伊犁河宽阔的河面，我的心跳更剧烈了。望着河那边高邈澄蓝的天空，想着一百多年前发生在伊犁河两岸的风风雨雨。对于中国来说，那是一段屈辱。

告别了伊犁河，我又回到了伊宁。

到新疆来一次不容易，还想去点别的什么地方。

就去喀什吧。

在伊宁的长途汽车站，很容易买到了去喀什的票。

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昼行夜息，整整走了四天，才到喀什。翻越了整个天山，在电影上看到过的高山牧场，雪，以及美丽的雪松，都近在咫尺，触手可摸。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车窗外画一样的景色，天真蓝，我没有见过那么蓝的天。

车上坐的全是少数民族的同志，有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他们兴奋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吃着在路边小摊上买来的无花果，嗑着葵花籽。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已经发胖的中年妇女，也在嗑葵花籽，我曾试着问了她句什么，她表示歉意地摇摇头，意思是她听不懂。我感到有点孤单，我是车上惟一的汉人。

沿途不断有人上车下车。在离开伊宁第二次停车休息的时

候,上来了一个兵,车上人很多,他提着旅行包,一上车就很自觉地走到最后一排,找个地方坐下了。

再次停车休息的时候,我主动过去和那个战士说话。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我得知他姓刘(以后我就叫他小刘),在伊犁当兵,眼下部队正为地方的一项工程挖涵洞。他老家来了三封电报,说母亲病危,要他回去。我问他老家在哪里,他说在喀什。

如果不是野外施工风吹日晒得黝黑,用俊秀来形容小刘大概不算太过分,他的普通话说得也很标准,几乎没有新疆味。我对他说的“老家”产生了兴趣,我问他,老家是在喀什吗?他说是呀。看我的目光还在询问,他又添了一句,你问的是爸爸的那个老家吗?那是山东。爸爸是跟王震一起进疆的,来了再没走。我没回过山东的老家。

你爸呢?我问他。

不在了,不在六年了。他说。

我没有再问他什么。

路上,小刘经常望着车窗外出神,显得有些忧郁。

从喀什返回乌鲁木齐,依然坐公共汽车,路上走三天,从上车到下车,再没有遇到一个汉人,这让我更加想念起那个叫小刘的兵来。

有几个穿长袍子的巴基斯坦商人从喀什一直坐到了乌鲁木齐,他们中有两个人的汉语说得很好,看样子他们经常往返于两国间做生意。

我们在阿克苏住过一夜,下榻的旅馆大而无当,土围墙围着几排长得好像望不到头的土房子,每间屋子不大,设施也很差,几张床,一张油腻的看不出颜色的两斗桌,价格便宜得让人难以相信。我排在接待室的窗口登记了之后,找到了我住的房间,推门进去,已经有三个巴基斯坦商人在里面了,他们正在吃一只鸡,桌子上还

堆满了饼和葵花籽。见我进来，他们向我点点头，一个会汉语的指着一张床说：“那是你的。”然后，又邀请我吃他们的饼和鸡，我谢绝了。他们显得很亢奋，一直在说话，一边喝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饮料。看他们那样兴致勃勃，我想他们大概说的是发财的事。他们说话，我无法入睡，就躺着，借着灯光看书，迷糊了，就合上书，闭上眼。如此翻来覆去十几次。已经夜里两点多了，他们还围着桌子在高谈阔论，嗑瓜籽，全然没有睡意，全然不顾屋里还住着别的人。我被他们的说话声和明晃晃的电灯弄得头昏脑胀，终于忍耐不住了，爬起来，对他们指指表，吼了一声，做了个睡觉的动作。他们歉意地“哦哦”着，立即拉灭了灯。没过几分钟，就传出了如雷的鼾声。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起床，那位会说中国话的巴基斯坦人很有礼貌地对我点了一下头，说：“早上好。”

我说：“早上好。”

第二次去新疆是 1998 年夏天，去边防部队深入生活。

这次我去的是阿尔泰。冬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气象预报图上，那一块地方总飘着雪。

不过夏天那里真好，空气洁净得让人陶醉，草绿得让人陶醉。我从一个边防连走到另一个边防连，结识了许多朋友。还结识了一只受伤后被某边防连收留的马鹿，几条狗，它们已成为边防哨卡有机的一部分，谁去了也决不会忽略他们的存在。由于我也当过军垦战士，对生产建设兵团有着一种独特的感情，我造访了兵团的一些团场，当年进疆的老军垦大都已年过古稀或年近古稀，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不富裕，他们杀瓜给我吃，说起过去，说起当年住地窝子创业的情景，他们笑声不绝。往往我在一家待上不到半小时，就会招来许多邻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王震，说冬天蹲到地窝子

门口的狼，女的说男的咋样把她们骗到了手。他们说得很尽兴，看得出，垂老的他们，生活在过去里。

不过说到最后，他们总要说一句：新疆现在可是比那时好了不知千百倍。

望着他们皱纹密布的脸，我想象着当年他们的样子。

共和国最早的西部开发者，如今老了。

2000年，我第三次去新疆。

也是夏天，这次是到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某部去代职体验生活。这个部队被誉为高原劲旅，自成立就驻守在喀喇昆仑山下。而严酷的喀喇昆仑则是他们施展军威的大舞台。新疆解放后，奉中央命令进军藏北的“进藏第一连”就隶属于这个部队，这个后来被命名为“进藏先遣英雄连”的连队有63名官兵的忠骨埋在了阿里的神山圣土上。之后他们又承担了喀喇昆仑山防区的一线守防任务，参与了新藏公路的施工，数次投入大兵力参加的高原寒区适应性训练现已为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作战和训练提供了宝贵的数据。1962年发生的那场边界战争，他们用碧血书写过辉煌，留下了一长串不朽的名字：司马义·买买提、罗哲根、潘发枝、秦政满、郝四海……

在夜的静谧里，多少次走在营区月光下的路上，透过白杨树“沙沙沙”的摇曳声，我还能听到久远的厮杀声。

我终于能去帕米尔高原了，能上喀喇昆仑山了。

我是怀着朝圣一般的热情走向那号称“地球第三极”的群山之巅的。一个神仙湾哨所就是一本书，它大写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几间军舍里，它使你过眼难忘；葱岭的诱惑无法抵御，不仅是它的壮美，身为军人，哪个不想破解东方汉尼拔高仙芝的征战之谜？

顺着中巴友谊公路，我走到了知名度很高的红其拉甫口岸。

在那里,我遇上了三个巴基斯坦边防军人,十几名外国游客,大家都很友好,打招呼,互相邀请照像。一个荷兰女士说她刚参加完“乌洽会”(乌鲁木齐经贸洽谈会——笔者注),到这里来看看。我通过翻译问她参加“乌洽会”有没有收获,她笑着点点头,连着说了好几个“也斯”。我问她对新疆印象如何,她说新疆真大,帕米尔真美。

她看到了陪同我们的几个战士,一定要和他们合影。

合完影,她拍拍她的照相机,对我说:“这里面装的,都是最美的。”

对这话,我有点感动。

新疆是和兵联系在一起的,西部开发,是和兵联系在一起的。
三次进疆,三次冲撞,三次感动。

我希望有第四次进疆的机会……

第一章 西进新疆

一

酒泉。

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重镇,再往前,过星星峡,就是新疆。

两千年的历史曾在这里留下过斑驳的印记。

民勤帮和临夏帮的骆驼客走到这里,都要住上十天半个月,美美地吃几天,耍几天,驼东和把式钱多,少不了在他们的相好那里住上几夜,然后再码好驮物,继续往前走,把运气交给看不透的前程……

1949年10月4日傍晚,两位身着戎装的湖南人信步走出酒泉东关,来到了一眼水泉边。他们的身后,跟着一些随行的军人。

水泉不大,阔有两丈余,清澈见底,泉底是一层细沙,有一些无鳞小鱼在泉的一角慢慢游动,显得十分悠闲。水泉之侧,立着一方石碑,上书“西汉胜迹”四个大字,字体遒劲有力。落款却模糊不清,看不清立碑时间以及立碑人的名讳和官位。

秋风吹过,有几片柳树的黄叶飘了下来,落在泉里,清澈的泉水泛起一些微皱。

天凉了。

站在泉边,两个湖南人有了下面的对话:

年轻一点的说：“彭总，这就是霍去病将汉武帝所赐御酒倒进去，以犒赏三军的那眼泉。”

年纪大一些的说：“哟，怎么就这么一点，比我想象的小多了。书上说此泉‘半亩澄潭，一汪绿皱’，这哪有半亩。”

“莫不是被霍去病的 20 万兵将喝光了。”

“2000 年前征匈奴的霍去病，不贪功，将皇帝赐的酒倒到这个泉里，与全军同饮，以兵卒为重，很难得。”

“听这城里的老人说，当风清月明之时，在这泉边操琴唱古，能闻到淡淡的酒香。”

“是吗？2000 年过去，来，看看这泉水还有没有酒的味道。”

年纪大些的湖南人说着，蹲下身子，用手掬起一捧泉水，喝了一口，仔细品一品，说：“嗯，似有酒香。”

他又转身对那个年轻一些的说：“王胡子，你也尝一尝。”

王胡子笑一下，也掬了一捧泉水，喝了，说：“我倒尝出一些甜味。”

被称作“彭总”的那人又对随行人员说：“你们也都尝一尝。”

大家纷纷走到泉边，掬水而饮。

“怎么样？喝出点味道没有？”“彭总”问。

“水很凉，很渗。”

“有点甜味。”

“好像有酒的味道。”

“这就是酒泉啊？”

.....

大家喝着泉水，擦着嘴，七嘴八舌，泉边顿时热闹起来。

王胡子对大家说：“记着，你们今天喝的是彭总的壮行酒。”

“是！”大家笑起来。

“你这个王胡子！彭某再穷，也不能让大家喝一口凉水进新疆。”“彭总”也笑着说。说罢，又对王胡子说：“进疆之前，总得买几

口猪，宰几只羊，让官兵们饱餐一顿吧？”

“彭总放心，我们两个兵团的部队把酒泉城里的猪羊都买光了。”

“好，很好。”

“彭总，王司令员，我们现在只等一声令下，便拔营西征新疆！”一个干部说。

被称作“彭总”的那个人看了这个干部一眼，纠正道：“不是西征，是西进。”

这人正是彭德怀。他此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被他称作“王胡子”的是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那些随行人员是他麾下的军长师长们。

在场的只有王震清楚，彭德怀刚才纠正干部的那句话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这里有一段插曲。

今年3月，彭德怀和王震都参加了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一天会后，毛泽东派人把王震叫到他的住处去。王震一进门，看到坐了一屋子首长，除了毛泽东，还有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贺龙及其他领导同志，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也在座。

毛泽东指着一把椅子，让王震坐下。

“你知道叫你来为什么事吗？”毛泽东问。

“主席你让我打哪里？”王震开门见山。

“痛快，王胡子还是那个王胡子。”毛泽东笑着问，“现在还有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你想到哪里去？”

“哪里最艰苦最边远我就到哪里去。”王震说。

“主动请缨了。”毛泽东说着，看了看坐在身旁的朱德，笑着问，“总司令，你说说看，哪里最艰苦最边远呢？”

朱德叼着烟袋想了想，吟出两句诗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

风不度玉门关’，最苦最远的地方该是新疆了。”

“那我就去新疆。”王震说。

“准你！”毛泽东拍了板。

王震激动地站了起来，习惯地做了个砍劈的动作：“只等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就挥师西征新疆。”

“坐下，坐下。”毛泽东招呼王震坐下后，对他说：“我给你纠正一个字：不是西征，是西进。”

王震一怔。

毛泽东说：“新疆情况特殊，为使各族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我们首先争取和平解放。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各族人民做好事。”

.....

“西征”与“西进”，一字之改，少了硝烟味。

说者随意，听者有心。半年过去，想不到毛泽东当时纠正他的那个字，彭德怀此时又用了一遍。而此时，和平解放新疆已成定局。

彭德怀是今天上午才从兰州飞抵酒泉的。

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即将西进新疆的十万官兵送行，二是迎候明天由迪化(乌鲁木齐)来酒泉的陶峙岳将军。

陶峙岳是新疆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且年长彭德怀6岁，彭德怀不能不亲自迎接。

彭德怀在机场见到前来迎接他的王震时，第一句话就是：“王胡子，毛主席让你到新疆去当红娘，下边就该你唱主角了。”

王震摸摸胡茬子说：“有中央和彭总在身后撑腰，胡子争取把这个红娘当好。”

“王胡子你学会客套了。”彭德怀指着王震说，然后笑了笑，他的情绪看来不错，“一兵团从西宁西进河西走廊以来，短短10天时间，攻民乐，克张掖，占临泽，打掉了敌人七个团，光旅长团长就捉